



全球驯鹿养殖 民族·分布·挑战



产、传统手工艺生产和运输。驯鹿对涅涅茨人的社会、文化、精神和经济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大型的鹿群既包括集体所有动物也包括私有动物，虽然以家庭为基础的单位对生活资料内部结构非常重要，但是鹿群却是由始于苏联时期的企业管理。本地区的生活活力不同于俄罗斯驯鹿放牧的大多数地区，本地区选择以驯鹿放牧谋生的人数事实上正在增长。过去的十年内，集体所有鹿群内驯鹿私有者数量也在增加。

曼西人

曼西人主要生活在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Sverdlovskaia州西南部，沿途经过乌拉尔河、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间的索西瓦河、孔达河、洛济瓦河、佩雷姆河、索西瓦河和塔夫达河。曼西人数量大约为1.15万人。对曼西人而言，驯鹿放牧已成为仅次于捕鱼和打猎的第二大重要职业。长期以来，冬夏季位置的季节变更成为常态。曼西人努力维持这一传统的谋生之道，尤其在其生活区的北部。他们与邻近的汉特人关系密切。

汉特人

传统的汉特人区位于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河谷内。行政区域方面，他们隶属于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大半的人生活于此)；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和托木斯克州。2002年，汉特人数为28773人。尽管汉特人是俄罗斯人口密度最大的原住民之一，但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不断迁移至传统的南方地区，汉特人生活的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基础设施齐全。因此，汉特人要面临着压力。传统上，许多汉特人为森林冻原和针叶林地带的游牧牧民，或半游牧的牧民。在森林冻原地区，鹿群相对较小，露营也随季节变化。在针叶林地带地区，汉特牧民待的时间更长，仅在夏季迁移。

塞尔库普人

1930年到1950年间的移民方案导致塞尔库普人

下降，大约有4万-5万头驯鹿，不足几十年前数量的一半。过去的十年内，私人所有的驯鹿显著增加。

科米人

科米人从事驯鹿放牧相对要晚些，主要从其邻近的涅涅茨人处获得。科米人是芬诺-乌戈尔(Finno Ugric)民族，大部分人居住在科米共和国，驯鹿放牧主要集中在北方，由Izhma科米人进行放牧。科米人在科拉半岛、涅涅茨自治区和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也从事驯鹿放牧。直到十八世纪，科米人才开始随放牧驯鹿而迁移。大规模鹿群出现，起初就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活动，这证明科米人非常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放牧路线与北方的涅涅茨人路线混合在一起。冬季牧场位于西南部的森林区和森林冻原带，夏季牧场位于涅涅茨自治区涅涅茨人放牧区北方和东北方的冻原带。科米人驯鹿放牧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有52个小组，包括6-8个牧民和一到两个看护工人，总共放牧大约11.5万头驯鹿。迁徙路线很长，每到春天和夏初，驯鹿放牧小组行走过400公里，到达牧场，每年行走的路线完全一样。驯鹿可提用作供肉品生产、交通工具、衣物材料和手工艺品。鹿茸的生产非常重要。大多数是由农业集体所有，但20%是由私人所有，少数是在私人驯鹿农场内养殖。

涅涅茨人

涅涅茨人主要生活在欧洲冻原带、森林冻原带和北部针叶林地带以及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西



Elen Popov

部，西起卡宁半岛，沿白海岸延伸到叶尼塞河三角洲 Gydansk 半岛。他们形成俄罗斯北部最大的土著民族，并且是世界级大型驯鹿放牧民族之一，存在大规模冻原驯鹿放牧。行政方面，涅涅茨人范围介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涅涅茨自治区和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之间，包括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域。

大部分涅涅茨人的驯鹿放牧位于亚马尔半岛，该地区拥有世界最大的驯鹿放牧面积。涅涅茨牧民和他们的家庭进行游牧业，在冬夏牧场间进行长距离迁移(每年长达1000公里)，若干迁移路线越过鄂毕河。涅涅茨人数大约为4.1万人，其中，大约1.35万人从事驯鹿放牧。长期以来，俄罗斯拥有最多的驯鹿数量，目前拥有60万-80万头。这一地区的牧民全年与驯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驯鹿用于肉品生

牧区”。在这些地区，只有萨米人可以进行驯鹿放牧。在挪威南部特殊“许可区域”内也可进行驯鹿放牧，挪威人也可以在此放牧驯鹿。在芬兰马克郡、特罗姆斯郡、诺尔兰郡和特伦德拉格郡，可在大约14.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放牧驯鹿，面积相当于挪威大陆面积的40%。驯鹿放牧由驯鹿放牧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该行政管理部门直属挪威农业部。2936个驯鹿牧民大约放牧24万头驯鹿，大部分处于芬兰马克郡。

在瑞典，驯鹿放牧实际贯穿北博滕省、西博滕省和耶姆特兰省全境和达拉纳省、达拉纳省和耶夫勒堡省部分地区。驯鹿牧场覆盖瑞典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除托尔讷河谷(瑞典和芬兰国界标记)内的“特许”区外，仅萨米人可在瑞典放牧驯鹿。在瑞典，“sameby”是驯鹿放牧组织单位，既是经济联合体也是个地理区。其成员有权在本地区和某些地区从事驯鹿放牧，也可进行捕鱼和打猎。有51个萨米人村庄可供驯鹿放牧，拥有驯鹿的萨米人为3500人，鹿群内有超过20万头驯鹿。有大约1000个非萨米血统，主要在特许萨米人村庄内饲养驯鹿。

在芬兰，驯鹿放牧不止局限于萨米人，其生活资料来自欧盟的所有个人开放。大约总计有5600名驯鹿所有者，大多数都是芬兰人。芬兰的驯鹿放牧区在最北面，覆盖几乎整个拉普兰省和奥卢省部分地区。芬兰驯鹿放牧最北部是“萨米人驯鹿放牧区”，萨米人驯鹿放牧主要集中于此。驯鹿放牧由驯鹿协作组织管理，协作组织内每个驯鹿所有者都是其成员。这些组织既是经济组织也是地理区，总共有56个协助组织。目前，芬兰驯鹿最大数量刚过20万头，个人所有数量视场地大小限于3-500头不等。芬兰的驯鹿放牧整个合作区都有围墙，这些围墙即为芬兰、瑞典、挪威和俄罗斯边界。

俄罗斯西北部的科拉萨米人见证了十九世纪驯鹿放牧的改变，科米牧民有65人，驯鹿达600头。半牧场的驯鹿放牧成为大规模谋生手段，强调生产力的作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集体化，使得鹿群规模增加，因而进一步改变了谋生方式。自从苏联解体后，驯鹿放牧一直呈现不稳定状态。生活资料由两个sovkhazy(国营农场)管理，驯鹿牧民是农场的受薪职工，如苏联统治时期一样。



Photo: Bergman

约有200人从事驯鹿放牧，主要是科米人。其余为萨米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驯鹿数量直线



萨米人(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

十九、二十世纪时，萨米人的传统鹿牧区主要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的边界地区，对传统放牧方法造成了严重破坏。传统的萨米人驯鹿放牧组织单位是“siida”，该组织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彼此协作，照着驯鹿群，并在亲属集团或异种集团间平分公共土地和水。国界(俄罗斯与挪威于1852年划定，与瑞典于1889年划定；其后由芬兰统治者分别划定)永久性地区划分了驯鹿siida组织。在斯堪的纳维亚，大约6500名萨米人为驯鹿牧民。萨米人地区的驯鹿放牧的特征：挪威和瑞典的鹿群规模较大，所有地区的机械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驯鹿主要用于产肉，鹿皮、鹿骨、鹿角是服装和工艺品的重要材料。在挪威和瑞典，立法限制工业招聘，缺乏牧草和经济机会限制了谋生手段的发展。除俄罗斯外，沙米区所有的动物都属于私人所有，但是放牧的许多方面却采用集体方式。在挪威，有六个“驯鹿牧区”，进一步划分为77个“驯鹿

加以区分。“冻原放牧”是指为逃离昆虫和寻找更好牧场而在夏季向沿海地区或山区长途迁移。到了冬季则要返回气候更加稳定的内陆躲避风雪，并改换食物。鹿群一般较大，最大的有数千头之多，迁移道路往往长达数百公里。萨米人、涅涅茨人、科米人、鄂温人、楚克其人和科里亚克人主要进行肉品生产。针叶林放牧地域分布广泛，其特征是鹿群数量较少，牧民乘骑驯鹿、穿越林区 and 山区进行迁徙，路程较短。

动物主要用作运输工具和产奶。在冻原和针叶林驯鹿养殖中，驯鹿可以提供肉食、用作衣料、盖帐篷、充当运输工具。手工艺品生产对驯鹿民族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远东(主要在韩国/朝鲜)对鹿茸的需求很大。



Alexander Kuchinsky

改变·消失·恢复·复苏

20世纪对所有驯鹿民族来说，是社会、生态文化和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的俄罗斯最为突出。在这一时期内，俄罗斯集体农庄(kolkhozy)几乎管理、控制了所有的驯鹿，并将这些驯鹿放入大规模鹿群中饲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这些集体农庄改造成国营农场(sovkhazy)，在国营农场，驯鹿属于国家所有，牧民成为雇员。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边界的确立改变了萨米人的驯鹿放牧。在某些地区，跨境迁徙已经消失；而在其它地区，跨境迁徙则受到严格的立法监督。之后便进入了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和战后快速重建时期。虽然驯鹿成为私人物产，但是传统的萨米人的鹿群结构已完全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和机械化。在驯鹿放牧的所有区域内，这一时期发生的改变迫使传统的驯鹿放牧社群结构重新定位。法律规范已经降低或根除了女性在许多地区驯鹿放牧中的作用。经济不安感和支柱缺乏使许多地区的年轻人都不想以驯鹿放牧为生，这导致长辈总结出的驯鹿养殖的重要学问可能无法传给下一代。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一些地区完全丧失了驯鹿养殖。萨彦岭山脉

民族·分布·挑战

11000-17000年前世界更新末期，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了驯鹿的考古遗物与岩洞壁画，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驯鹿年代”。如今，驯鹿年代在北极区依然盛行。在北极地区，野生驯鹿高达300万头，家养驯鹿也有200万头，对于许多土著居民而言，驯鹿就是他们文化、经济、社会与精神的基础。驯鹿养殖古已有之，具体养法也基本上大同小异，这种养殖关系或许就是人类与动物密切关系的最佳体现。驯鹿养殖源于欧亚大陆，但已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如今有9个国家、近30个民族在饲养驯鹿。现在约有10万人从事驯鹿养殖，由于世世代代累积、保留与发展的经验，驯鹿已适应了北极的气候与养殖环境，传统驯鹿养殖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活动，是一项可以充分利用脆弱的极地山区生态系统的系统工程。

驯养

野生驯鹿驯养过程非常复杂。在冰雪向北消退过程中，人类紧跟驯鹿迁徙的足迹，使用圈套诱捕驯鹿。据目前考古发现(如岩画)，似乎认同驯鹿驯化始于两三千年前俄罗斯与蒙古之交的萨彦岭。另外有理论认为通古斯人(当今鄂温人与鄂温人的祖先)曾在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独立养殖驯鹿，另外，不是单个地方，而是多个地方同时放牧驯鹿。新证据把这种关系的日期不断向前推进。驯鹿民族对驯鹿驯养、野生与家养驯鹿之间的关系等留下许多故事与理论。尽管存在争议，但驯养这种做法促进了驯鹿进化，并在北部、东部与西部扩散开来。后来，驯鹿民族仿效狗拉雪橇的做法，利用驯鹿拉雪橇。驯鹿与雪橇的结合使得广阔的苔原地区和山区上行动更方便些，即便是在今天，这些地方也只能通过直升机才能到达。一直以来，驯鹿都是欧亚大陆首选的动物运输方式。

针叶林和冻原

据说土著驯鹿经济的转变始于十七世纪，当时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开始对土著人们进行殖民，掠夺原住民的土地与资源。这给一些人带来了机会，鹿群随着市场的兴旺而扩大。俄罗斯人捕食鹿肉并依靠驯鹿提供的交通工具进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寻找兽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们先后把萨米人的驯鹿养殖引入因纽特人和尤皮克人居住的芬尼德半岛、阿拉斯加以及后来加拿大北部的麦坎锡三角洲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格陵兰岛进行了类似尝试。

以上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持续至今。现在我们可以粗略地对冻原驯鹿和针叶林驯鹿

国际驯鹿养殖中心



Elen Popov



Steven D. Mathison



Steven D. Mathison



Cover photo: Steven Shapley



国际驯鹿养殖中心



世界驯鹿牧民协会

国际驯鹿养殖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Reindeer Husbandry
P.O. Box 109
N-9521 Gausdalgeidnu/Kautkeino
Norway
Ph: +47 7860 7670
Fax: +47 7860 7671
info@reindeerportal.org
www.reindeerportal.org

国际驯鹿养殖中心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目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区。塞尔库普人数量不足4500人，大多生活在鄂毕河、特米河、瓦休甘河、克季河和帕拉别利河沿岸。传统上，驯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塞尔库普人以饲养牲畜而闻名。他们比邻近的涅涅茨人和埃内茨人定居时间更长久，自十九世纪起，俄罗斯人在此定居，俄罗斯对驯养家畜的捕猎成为塞尔库普人数下降的原因。

埃内茨人

埃内茨人住在叶尼塞河下游山谷的冻原和森林冻原以及Taymyrskiy自治区的杜金卡地区，数量仅350人。他们与涅涅茨人和多尔干人毗邻而居。传统上，他们以狩猎（以野生驯鹿为主）为生，并实行集体化。如今大多数沿用源自驯鹿放牧驯鹿放牧涅涅茨人和恩加纳桑人的技术来放牧驯鹿，并与涅涅茨人和恩加纳桑人合作。

在该地区，畜力运输极为重要。

凯特人

凯特人一般生活在土鲁罕斯克叶尼塞河及其支流和有拜基特行政区内，数量为1891人（2002年）。凯特人传统的谋生之道是狩猎和捕鱼，他们饲养驯鹿作为役畜。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凯特人不再进行驯鹿放牧。

恩加纳桑人

恩加纳桑人，数量约为900人，主要生活在赫塔河和哈坦加河沿岸的Taymyrskiy自治区的冻土地带及其北方地区。1940年集体化后，恩加纳桑人采取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活动包括狩猎和捕鱼，十九世纪后期采取驯鹿放牧。集体化后，驯鹿放牧变成他们的主要业务。冬季牧场在哈坦加河和赫塔河流域以及皮亚西纳河的北部而夏季牧场在贝兰加高原北部以及泰米尔湖以北，可达到北纬77°。野生驯鹿鹿群规模的快速增加已经成为当地驯鹿牧民的一个挑战。

多尔干人

多尔干人居住在Taymyrskiy自治区以及萨哈共和国（雅库特）西北部，有7330人。传统上，他们都是游牧猎人和驯鹿牧民，现在他们居住在Taymyrskiy（多尔干-涅涅茨）自治区内赫塔河和哈坦加河沿岸及其南部的泰米尔半岛的冻土地带上。许多人仍然采用半游牧的生活方式，受其邻近居民的影响，开始进行小规模驯鹿放牧，比如，犬类用途就不像其他从事驯鹿放牧的土耳其人。冬季牧场在冻土地带，而夏季牧场位于主要河流盆地的森林冻原地带。迁徙路线比涅涅茨人和科米人的要短的多，自集体化出现后就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多尔干主要的驯鹿放牧地区位于哈坦加河行政区，这里集体农场拥有数千头动物。野生驯鹿已成为多尔干



区域 标志着驯鹿放牧的最南界限。同其他民族一样，驯鹿可用来运输，其产物可用来提供衣物材料，母驯鹿可提供食物。集体化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结构形式，苏联末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文化瓦解，1990年时，图瓦人放牧8100头驯鹿，但目前，剩下不足1000头驯鹿。大约250名图瓦人从事驯鹿放牧。

图法拉尔人

有1000多图法拉尔人主要生活在伊尔库茨克州的针叶林山脉、众河河谷，如乌第河、比留萨河、赣江、Gutara 河和伊亚河。传统上，他们是游牧狩猎民族，使用驯鹿进行迁移，并进行小规模驯鹿放牧。组织形式为部落，每户有20-30头驯鹿。图法拉尔人穿驯鹿皮，喝驯鹿奶，并制成奶酪和凝乳、本区以及亚洲内陆的其他民族，如索约特人、杜科哈人和图瓦人代表着驯鹿放牧的南部范围。图法拉尔人进行针叶林地带驯鹿放牧，利用动物运输和狩猎。目前，图法拉尔人的饲养的驯鹿不足50头，1990年数量还有数千头。大概有30个图法拉人进行驯鹿放牧。

鄂温克人总数大约5万人，大部分居住在萨哈（雅库特）。传统上，进行游牧生活，包括饲养和狩猎驯鹿。夏季牧场在集水区而冬季牧场在河流流域。传统上，驯鹿牧民以狩猎野生驯鹿为第二职业，主要以小群体在河流渡口季节性地活动。游牧是鄂温克人鹿群重要的文化。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游牧民被迫定居，然后不得不得取消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驯鹿可用于旅行（骑乘动物）、运输并且无需养犬放牧。现代运输工具已经部分取代了驯鹿运输。

鄂温克人的驯鹿放牧都是小型的针叶林地带驯鹿放牧，驯鹿用来作为运输工具并进行产奶。传统上，驯鹿数目由每户鄂温克人而言，不等。人们与驯鹿关系非常亲密，动物们可用来拉重物、产奶，并用几千年的老方法驯养，如使用盐类和烟熏罐驱赶昆虫以及食肉动物。鄂温克人的驯鹿放牧采用萨彦岭（Tozhu, Tofalar, Tsataan）的驯鹿放牧，所以二者联系密切。据估算，鄂温克人使用驯鹿范围延伸到西伯利亚东部，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公里。因此，目前有大约20个鄂温克人小组，驯鹿已成为鄂温克人身份的重要标志。对部分鄂温克人而言，西伯利亚部分的开发损失巨大，在近代，开发过程加强，采矿、管道建造和工业性林业加速进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高布列亚区的鄂温克驯鹿牧民的命运提醒我们，驯鹿放牧可能会在该区消失。

图瓦人

如同许多的原住民一样，图瓦人生活在蒙古、中国边界地区，目前主要生活在俄罗斯（于1993年成立共和国）边界。图瓦人人口约为5200。图瓦人以及索约特人、图法拉人和杜科哈人进行驯鹿放牧已有数千年历史，图瓦人放牧驯鹿的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区域 标志着驯鹿放牧的最南界限。同其他民族一样，驯鹿可用来运输，其产物可用来提供衣物材料，母驯鹿可提供食物。集体化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结构形式，苏联末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文化瓦解，1990年时，图瓦人放牧8100头驯鹿，但目前，剩下不足1000头驯鹿。大约250名图瓦人从事驯鹿放牧。

图法拉尔人

有1000多图法拉尔人主要生活在伊尔库茨克州的针叶林山脉、众河河谷，如乌第河、比留萨河、赣江、Gutara 河和伊亚河。传统上，他们是游牧狩猎民族，使用驯鹿进行迁移，并进行小规模驯鹿放牧。组织形式为部落，每户有20-30头驯鹿。图法拉尔人穿驯鹿皮，喝驯鹿奶，并制成奶酪和凝乳、本区以及亚洲内陆的其他民族，如索约特人、杜科哈人和图瓦人代表着驯鹿放牧的南部范围。图法拉尔人进行针叶林地带驯鹿放牧，利用动物运输和狩猎。目前，图法拉尔人的饲养的驯鹿不足50头，1990年数量还有数千头。大概有30个图法拉人进行驯鹿放牧。

杜科哈人

杜科哈人属于游牧民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封闭边境已经破坏了传统的洄游模式，目前是蒙古地区仅有的驯鹿牧民。目前，仅200多一点的杜科哈人住在蒙古针叶林地带，以户为基础的放牧系统包括众多鹿群，每组有7~160头驯鹿。过去的二十年内，驯鹿数目呈变动状态，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2000多头下降到2006年的700头。驯鹿可用来产奶，作为运输工具，最近，还可生产鹿茸手工艺品。肉品生产并不是杜科哈人驯鹿放牧的重要部分。杜科哈人与其驯鹿在蒙古和西伯利亚边境间海拔1850~2100米，面积大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萨彦岭东部活动。杜科哈人是本土驯鹿放牧的南部界线，动物们可已适应了夏季高温(40°C)。

索约特人

像针叶林带的其他民族一样，布里亚特共和国的索约特人骑乘驯鹿，利用驯鹿做运输工具并进行狩猎。随着萨哈人、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骑乘驯鹿，但不进行驯鹿放牧）的到来，家畜饲养文化和语言支配了索约特人驯鹿放牧。驯鹿仍然是索约特人的交通工具为其提供奶源，住所和衣物。然而，对索约特人而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他们与布里亚特人融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民族，驯鹿成为公有财产。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驯鹿放牧被认为无可利图，并遭到解散，他们失去所有的驯鹿，过去的十年见证了索约特人身份的回归，并试图再次引入驯鹿放牧并发展驯鹿放牧，由于掠夺行为、资源缺乏疾病和传统知识的失传使得驯鹿养殖困难重重。目前，大约有20人正进行驯鹿放牧，驯鹿大概有30-50头。同图法拉尔人一样，如果没有持续的支持计划，索约特人也可能将完全失去驯鹿。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区域 标志着驯鹿放牧的最南界限。同其他民族一样，驯鹿可用来运输，其产物可用来提供衣物材料，母驯鹿可提供食物。集体化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结构形式，苏联末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文化瓦解，1990年时，图瓦人放牧8100头驯鹿，但目前，剩下不足1000头驯鹿。大约250名图瓦人从事驯鹿放牧。

鄂温克人（中国）

中国的鄂温克族从事驯鹿放牧，但放牧仅限于中国东北北纬50度至53度之间的小块地区。驯鹿放牧目前有20个家庭的234个鄂温克人从事驯鹿放牧，驯鹿大约有1000头。这些鄂温克驯鹿牧民是先前自由穿越俄中边界人数最多的鄂温克猎户的后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爆发中俄边界冲突时，驯鹿在中国领土内。为了缩短跨越边界的自由漫游，中国机构将他们安置到内陆，先是Alonson，然后Manqui，最后安置到Alougoya。驯鹿于1967年集体化，国家从牧民手中购买了所有驯鹿，雇佣牧民，并付给他工资，因此驯鹿仍由以前主人和牧民的照看。鄂温克族的牧鹿方法与西伯利亚牧鹿民族一样，即部落所有为数不多的驯鹿用于产奶和运输。



驯鹿被视为珍宝，并不屠宰取肉。

该地区首先应提高鹿群健康及其多样性以及改善牧民经济状况。供应亚洲制药市场的鹿茸是主要的经济来源，目前该地区最大城市根河附近的部落正在发展小型旅游业。鹿茸

鄂温人

鄂温人分布非常广，与鄂温克人（以前两者统称为通古斯人）是近亲。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堪察加州和Magadanskay州以及萨哈（雅库特）东北部都有分布。鄂温人大约有20000人，大约一半生活在萨哈共和国（雅库特）东北部。传统上，鄂温人采取半游牧方式，并进行小规模驯鹿放牧和驯鹿狩猎。鄂温人是古老的驯鹿放牧人，尽管鄂温人在内陆地区的驯鹿放牧以鄂温克人传统为主。鄂温人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一种通古斯满语。他们乘坐驯鹿并用犬拉雪橇，这与在俄罗斯远东的其他驯鹿放牧民族不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集体化破坏了游牧结构和传统的结构，尽管集体化延续至今并仍保留在集体制度内。鄂温人的驯鹿以大型、强壮和耐劳著称。主要用来骑乘和运输货物。许多地区的现代运输工具仅部分代替了驯鹿运输，尤其是基础设施发展不好的地区。在东部地区，鄂温人牧民与科里亚克牧民和楚克其牧民接触较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于没有对集体农场系统的支持，驯鹿放牧面临很大挑战，勉强维

持。驯鹿的私有者并未像涅涅茨人的驯鹿放牧那样扩大驯鹿放牧。

卡吉尔人

涅吉达尔人，鄂温克族，数量不足900人，活动范围在阿姆贡河岸，阿姆贡河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的交流。

虽然阿姆贡河上游的涅吉达尔人开始进行小规模针叶林方式的驯鹿放牧，但他们主要还是进行狩猎和捕鱼。苏联期间，涅吉达尔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大部分的涅吉达尔人居住在俄罗斯居住区，与驯鹿放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自稱 库页岛

苏联时期之前，Uii' ta（先前称为罗克人）有多种谋生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管理机构挑选驯鹿放牧作为他们主要的活动。Uii' ta人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最小的民族，数量有387个。有5~7户，包括大约20~25个牧民，积极进行驯鹿放牧，驯鹿数量为110~120头。牧民与其家养驯鹿一起从山谷村以西的针叶林谷地迁移到沿岸的冻原地带和桦木地区，尤其是Pii' tun海湾南部地区。鹿群规模小、市场发展不完全和牧场数量少限制了生计。岛上进行了大范围的海上气田和管道的开发。

丘万人

大多数的丘万人生活在楚克其族自治区的Markovo, Taavaaam, Chuvanskoe和Lamutskoe村内的阿纳德尔河及其支流沿岸，总共有1300人。有些人则住在马加丹州和Koryaksi自治区内。传统上，他们都是游牧猎人和驯鹿牧民。他们还有小部分的家养驯鹿用作交通工具。到十九世纪时，游牧的丘万人形成大规模的驯鹿放牧，类似于楚克其人的驯鹿放牧，并居住在楚克其人的住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楚科塔地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对驯鹿放牧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半年后，才开始重新营生。

科里亚克人

科里亚克人分布广泛，数量9000多人。分布范围包括堪察加半岛、马加丹州和楚科塔地区。语言上与楚克其族有关，也是个驯鹿放牧民族。如同楚克其族一样，传统上沿岸的一些人狩猎海洋哺乳动物，内陆的人进行游牧的驯鹿放牧和狩猎，利用Yaranga做简易棚四处活动。科里亚克人进行数千个动物的密集型驯鹿放牧。1993年，Koryakskiy自治区大约有20万头驯鹿，分配在11个集体所有鹿群和一些私有鹿群中。在楚科塔地区，驯鹿编号急速减少，目前正在进行重大重建。

楚克其人

楚克其人在内陆地区发展驯鹿放牧，沿海地区进行海洋哺乳动物狩猎。将近1.6万名楚克其人，大多数的人生活在小的农村里。夏季，大

量的鹿群——常常数千头——在户外冻土地带放牧；冬季，则在保护区和掩蔽区迁移。传统上，海洋哺乳动物猎人和驯鹿牧民贸易关系密切，常常用鲸鱼肉和海豹皮换取驯鹿皮和驯鹿肉。楚克其人的驯鹿放牧来源不是很清楚，但是据说是源于鄂温人。驯鹿可提供许多必需品：肉类、皮类，和由驯鹿皮遮盖，然后支起来的Yarangas帐篷。楚克其人在针叶林与冻土地带进行驯鹿放牧。



两者不同点在于衣物、传统作法和运输用途。冻土地带驯鹿放牧延续长距离迁移路线和大规模鹿群的传统。楚科塔地区曾是世界上放牧驯鹿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50万多头驯鹿。苏联解体后，鹿群规模比俄罗斯其他任何地方的下降速度都要快。2001年，驯鹿数量下降到90头左右。从事驯鹿放牧的人数也从1976年的2272人下降到2001年的837人。许多集体农场关闭，这对农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许多驯鹿牧民不得不放弃驯鹿放牧。后来，由于管理者仁慈，新生的楚克其人驯鹿放牧取得了长足进展。鹿群规模持续增加，不断投资现代屠宰场，增加住房总量，现在大约有3000个人（包括家属）2008年，楚科塔地区92%的驯鹿放牧属国家所有或国营农场所有。

伊努皮克人、爱斯基摩人、尤皮克人、因纽特人、萨米人（美国阿拉斯加州与加拿大西北地区）

阿拉斯加的驯鹿放牧可追溯到美国从俄罗斯楚克其人手中购买的1280头驯鹿，这是美国政府为努伊特土著居民提供经济发展来源和肉类计划的一部分。1894年，萨米牧民被带到苏尼德半岛，驯鹿的商业化程度提高，数量增加（到1932年，超过60万头）。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美国本土48州的保护主义、所有权混乱以及捕食和北美驯鹿的消失导致随后数十年驯鹿的商业发展急剧下降。萨米人的驯鹿放牧在这一时期结束。目前，Kawerak 驯鹿牧民协会的21名成员以大面积管理的方式放牧约1万头驯鹿。相对而言，该区的驯鹿较少迁移，也不对其进行长距离迁徙。目前，指定整个Seward和Baldwin半岛、圣劳伦斯岛和沙克图利克和斯特宾斯附近地区作为驯鹿牧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加拿大政府启动驯鹿项目，到三十年代中期，驯鹿已从阿拉斯加引进至齐河三角洲。从挪威请来的萨米家庭对其进行放牧控制，到今天，因纽特人和萨米人后代，在库奈特资源

驯鹿放牧面临的挑战

牧场减少对所有驯鹿放牧地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而牧场减少主要是由于道路、基础设施、军事活动、电力线路、管道线路、大坝、休闲及养老场所的建设；所进行的相关活动，都导致了作为主要的驯鹿牧场的“荒野”地区的恶化。北欧国家已注意到这一过程，但是在俄罗斯许多地区，石油天然气活动明显增加，采矿活动也紧随其后。这些油气、矿产资源往往蕴藏在驯鹿牧场下。预计北极区将面临持续开发，因此，牧场将会减少。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目前，气候变化并没有威胁到驯鹿放牧。然而目前的趋势（气候变异性增加）可使牧民产生不安全感，因为冰雪覆盖了牧场，而驯鹿无法吃到饲料。预计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火灾将加剧，冻土地带火灾对驯鹿牧民构成了威胁，因为在边远地区无法灭火。牧场将会受到侵蚀，驯鹿牧民的活动灵活性减少，这限制了他们对未来气候变异性的反应能力。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对所有驯鹿放牧地区的牧民来说，捕食是主要威胁。狼、山猫、鹰和狼獾的捕食对驯鹿放牧影响巨大，对所有地区的牧民都有直接影响。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亏损补贴。在经济发达地区，交通是驯鹿死亡的又一原因。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开发公司所有并管理的因纽维克附近放牧着大约3000-4000头驯鹿。

苏格兰

格陵兰岛驯鹿放牧历史比较短。1952年，从卡拉绍克和挪威到西格陵兰岛（努克附近）300头驯鹿，一些萨米人也到这里训练当地的因纽特人。驯鹿放牧仿效萨米人的方法，努克东部建立起两个鹿群，牧场面积总共2260平方公里。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鹿群增长到4500头，但七十年代，因为季节移动停止和监督减少，鹿群数量急剧下降。到1978年，萨米人的驯鹿放牧结束。到1998年，与野生驯鹿杂交的现象出现，西格陵兰岛驯鹿放牧宣布结束。格陵兰岛南部驯鹿放牧发展的要好一些。它开始于1973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477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数量增长到1500~2000头。但是，到2008年，仅有一个牧民及其家人真正进行驯鹿放牧，驯鹿放牧的未来不可预测。

格陵兰岛

1952年，瑞典萨米人驯鹿牧民Mikel Utsi向苏格兰再次引入驯鹿，肯哥姆山脉和孔戴尔山上放牧着130~150头驯鹿。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区域 标志着驯鹿放牧的最南界限。同其他民族一样，驯鹿可用来运输，其产物可用来提供衣物材料，母驯鹿可提供食物。集体化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结构形式，苏联末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文化瓦解，1990年时，图瓦人放牧8100头驯鹿，但目前，剩下不足1000头驯鹿。大约250名图瓦人从事驯鹿放牧。

图法拉尔人

有1000多图法拉尔人主要生活在伊尔库茨克州的针叶林山脉、众河河谷，如乌第河、比留萨河、赣江、Gutara 河和伊亚河。传统上，他们是游牧狩猎民族，使用驯鹿进行迁移，并进行小规模驯鹿放牧。组织形式为部落，每户有20-30头驯鹿。图法拉尔人穿驯鹿皮，喝驯鹿奶，并制成奶酪和凝乳、本区以及亚洲内陆的其他民族，如索约特人、杜科哈人和图瓦人代表着驯鹿放牧的南部范围。图法拉尔人进行针叶林地带驯鹿放牧，利用动物运输和狩猎。目前，图法拉尔人的饲养的驯鹿不足50头，1990年数量还有数千头。大概有30个图法拉人进行驯鹿放牧。

鄂温克人总数大约5万人，大部分居住在萨哈（雅库特）。传统上，进行游牧生活，包括饲养和狩猎驯鹿。夏季牧场在集水区而冬季牧场在河流流域。传统上，驯鹿牧民以狩猎野生驯鹿为第二职业，主要以小群体在河流渡口季节性地活动。游牧是鄂温克人鹿群重要的文化。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游牧民被迫定居，然后不得不得取消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驯鹿可用于旅行（骑乘动物）、运输并且无需养犬放牧。现代运输工具已经部分取代了驯鹿运输。

鄂温克人的驯鹿放牧都是小型的针叶林地带驯鹿放牧，驯鹿用来作为运输工具并进行产奶。传统上，驯鹿数目由每户鄂温克人而言，不等。人们与驯鹿关系非常亲密，动物们可用来拉重物、产奶，并用几千年的老方法驯养，如使用盐类和烟熏罐驱赶昆虫以及食肉动物。鄂温克人的驯鹿放牧采用萨彦岭（Tozhu, Tofalar, Tsataan）的驯鹿放牧，所以二者联系密切。据估算，鄂温克人使用驯鹿范围延伸到西伯利亚东部，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公里。因此，目前有大约20个鄂温克人小组，驯鹿已成为鄂温克人身份的重要标志。对部分鄂温克人而言，西伯利亚部分的开发损失巨大，在近代，开发过程加强，采矿、管道建造和工业性林业加速进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高布列亚区的鄂温克驯鹿牧民的命运提醒我们，驯鹿放牧可能会在该区消失。

图瓦人

如同许多的原住民一样，图瓦人生活在蒙古、中国边界地区，目前主要生活在俄罗斯（于1993年成立共和国）边界。图瓦人人口约为5200。图瓦人以及索约特人、图法拉人和杜科哈人进行驯鹿放牧已有数千年历史，图瓦人放牧驯鹿的

区域 标志着驯鹿放牧的最南界限。同其他民族一样，驯鹿可用来运输，其产物可用来提供衣物材料，母驯鹿可提供食物。集体化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结构形式，苏联末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文化瓦解，1990年时，图瓦人放牧8100头驯鹿，但目前，剩下不足1000头驯鹿。大约250名图瓦人从事驯鹿放牧。

图法拉尔人

有1000多图法拉尔人主要生活在伊尔库茨克州的针叶林山脉、众河河谷，如乌第河、比留萨河、赣江、Gutara 河和伊亚河。传统上，他们是游牧狩猎民族，使用驯鹿进行迁移，并进行小规模驯鹿放牧。组织形式为部落，每户有20-30头驯鹿。图法拉尔人穿驯鹿皮，喝驯鹿奶，并制成奶酪和凝乳、本区以及亚洲内陆的其他民族，如索约特人、杜科哈人和图瓦人代表着驯鹿放牧的南部范围。图法拉尔人进行针叶林地带驯鹿放牧，利用动物运输和狩猎。目前，图法拉尔人的饲养的驯鹿不足50头，1990年数量还有数千头。大概有30个图法拉人进行驯鹿放牧。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区域 标志着驯鹿放牧的最南界限。同其他民族一样，驯鹿可用来运输，其产物可用来提供衣物材料，母驯鹿可提供食物。集体化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结构形式，苏联末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文化瓦解，1990年时，图瓦人放牧8100头驯鹿，但目前，剩下不足1000头驯鹿。大约250名图瓦人从事驯鹿放牧。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俄罗斯人正在给驯鹿喂食。

www.reindeerportal.org